

儒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对话

(美) 安乐哲 著

孙有中 彭国翔 译

新世纪伊始的几十年里，中美关系似将成为这个世界各个层面的最重要的保障。不过这种被双方利益驱动的日益复杂的关系并不稳固，甚至有时还很脆弱并且由于中美文化间缺乏深入的理解，双方的关系亟待推进。要推进这一关系不仅需要能够传达共同价值和文化渴望的词汇，同样也需要一种能够表达相互差异的语言，这种差异使文化交流成了相互激发和丰富的契机。

这个译丛介绍的是对美国哲学的研究性著作，而且初衷是为中国广大读者介绍美国真正的本土哲学，在介绍的过程中，纠正人们对实用主义的流俗见实用主义鼓吹的是权宜之计和投机主义，不配被视为伦理学。

这个译丛更大的雄心是鼓舞人们接续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的对话。为此，丛书的主编甄选出书目，经过相关领域的行家里手的倾力翻译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努力，最终呈献给中国学界和广大读者。

毋庸置疑，在美国哲学与中国的“夙交”中，杜威是最重要的代表。就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杜威在其哥伦比亚的学生胡适和蒋梦麟的热情邀请之下来到中国。当时胡适和蒋梦麟已经在学界和新文化运动中迅速崛起，成为重要的革新者。在华的两年间，杜威在华夏大地周游讲学，刚刚起步的中国媒体不惜笔墨，广为报道。但罗伯特·克罗斯顿和吴俊生在其编纂的《约翰·杜威：中国讲稿1919—1920》中说：“杜威在中国大学里的哲学学者中间没有赢得多少拥趸，他们在欧洲受的教育，也继续师从德法的哲学潮流。”在当时烈火烹油的革命狂热下，杜威的思想被当时的激进听众望文生义地“误读”了。他们觉得杜威的思想对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需要更有效用，而非对专业的哲学领域。这种对杜威的误读只要不加以助长，是可以谅解的。

如今，我们有条件按照美国哲学本然的革命性品质对其进行重读，儒家哲学和美国哲学间的声气相通已被当代学界所察觉，在这两个传统中进行对话的里程已然发轫。

这一对话的开始之际，我们或许会受到这个事实的鼓舞：自称是“美国”哲学家的移民怀特海说过：“要想了解孔子，去读杜威；要了解详情杜威，去读孔子。”在《过程与实在》中，怀特海进一步指出，他的“有机主义哲学似乎更接近中国思想的某些流派”。可是，同样是这个怀特海，在其他地方也曾经有点大言不惭地宣称：在哲学活动中，有趣比真实更好。综合这两点来看，怀特海这种地位的哲学家建议我们将和他“同父异母”的同胞杜威和更具异国色彩的孔子加以串读（tandem reading），这即便不是作为真理的谷仓，而是作为启迪的源泉，或许更佳。不过，真理却是所有事物中离我们最遥远的。

怀特海对于他与杜威和孔子所共享的那种过程性的感受（process

Robert Clopton and Tsuin-chen Ou, John Dewey: Lectures in China 1919—1920,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3, p.13.

见顾红亮《实用主义的误读：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亦可参见张宝贵《杜威与中国》，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参见 Lucien Price, Dialogues of Alfred North Whitehead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54), p.145.

Process and Reality, Donald Sherbourne correct edition, N.Y., Free Press, 1985, p.7.